

欢迎来到“周三励志书友会”。我是主持人安娜·默比（Ana Murby）。本季我们正在阅读《米非波设：在扭曲生命中降临的奇异恩典与怜悯》。这是一个关于医学意义上脆弱孩子的真实故事，他的生命成为了上帝恩典的活见证。这本书邀请我们走进一个关于深爱与破碎的故事，揭示了上帝的怜悯如何在最脆弱的生命中闪耀得最灿烂。请欣赏本集。

## 第十三章——一场预定且必要的手术

### Chapter 13: A Scheduled & Needed Surgery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箴言16:1

#### 坚定的计划。

经过许多医生与临床专家反复讨论之后，最终的决定逐渐归纳为一个明确的方案：部分切除肿瘤。MRI

核磁共振已经提供了关键细节，使医疗团队能够确认肿瘤的位置，以及它与整个颅骨之间的连接情况。到了这个阶段，真正剩下需要讨论的，便是如何展开实际的手术计划。大部分的交流都发生在负责 MRI

判读的医生与即将执行这场精细手术的神经外科医生之间。一个小型专业团队将被组成，负责完成这项极其重要的肿瘤切除手术，希望借此减轻这个小男孩头部长久以来所承受的剧烈疼痛。

所谓“部分肿瘤切除”这样的标准神经外科程序，通常需要外科医生、手术助理、协助护士、麻醉师以及位于 UC Davis

的专业手术团队共同配合。由于这个大型肿瘤的位置特殊，要安全接触到它，必须先移除肿瘤周围部分颅骨，才能获得完整而正确的手术视野。等孩子的头发被剃除之后，部分颅骨会被小心移开，而覆盖脑部的脑膜则会成为医疗团队进一步切开与进入的薄层组织。肿瘤本身早已被确认存在，只是尚未完全确定它究竟属于恶性还是良性。幸运的是，初步检测结果显示它属于良性肿瘤。这个消息使整个医疗团队都明显松了一口气。

医生们随后以一种专业而直接的方式，与卢斯夫妇进行了详细谈话。关于手术本身的价值，以及其中所伴随的风险，医疗团队都尽可能清楚而谨慎地向米非波设的父母解释，好让他们能够充分理解整个过程。那些风险，对于任何一个健康成年人来说都并不轻松。术后会有一段时间的虚弱与迟缓；如果后来发现癌细胞存在，还可能进一步治疗。当时的外科医学其实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虽然仍有不少未知等待人类继续学习，但整个 1980

年代的医疗技术，已经拥有相当成熟的程序、先进的知识以及丰富的临床经验。因此，在一种谨慎却充满信心的气氛里，所有人都准备好进入下一步：安排这场精细而重要的手术日期。这次谈话，也让众人心中重新升起一种乐观与新的盼望。人们开始相信，这个孩子，也许真的拥有未来。

**有些问题，终究还是必须被问出来。**在这样规模的手术能够正式安排之前，整个案例还必须经过 UC Davis

驻院社会服务部门的审核。其中一个最令人不舒服、却又总会出现的问题，便是所谓的“生活品质”。有些社工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并没有多少温柔可言。事实上，其中一位社工甚至当着医生的面直接说道：“你们为什么还想让它活着？你们只是在延长它的痛苦而已！”

这句话瞬间点燃了戴尔心中那种失去幼崽的母熊本能。“首先，那是我的儿子，不是什么‘它’！你怎么敢认为我的孩子没有活下去的价值？你怎么敢质疑他是否应该活着？”戴尔当场严厉地回应那位社工和医生，毫不退让地讲述生命的价值，尤其是这个孩子生命的价值。

“如果今天躺在这里的是你自己的孩子，我知道你会怎么说。”戴尔开始解释，一个生命从母腹中形成时，本就带着盼望与喜乐。她并不在乎这些人如何看待创造，或是否相信神的真理；她只是单纯地向这个明显荒谬的问题指出现实。“你们愿意花那么多精力去保护任何一种被认为濒危的动物。你们关心海豹，关心鲸鱼的价值，却能问出这种问题。”

那个小小的诊疗室，很快就因为一位母亲的愤怒而变得异常炽热。社工与在场医生都不安地挪动身体，在她的责问面前显得十分局促。最后，戴尔用一句简单却坚定的话结束了这场纠正：“我的儿子值得被救治。我希望你们确保这件事能够完成。”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社会工作者与医生之所以提出这种问题，也并非完全没有原因。他们每天忙碌得像重建蜂巢的蜂群，不断面对一个又一个近乎绝望的案例。“生活品质”本来就是医学伦理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一个长期大量吸烟的人，肺部早已像焦油一样发黑，却还要求接受某种高风险手术，医生确实必须问：这样的手术究竟还能带来多少帮助？如果一个只剩几个月生命的病人，只是切除身体某处的小肿瘤或囊肿，又能真正改变什么？一个血压高得危险的人，通常也不会被允许接受大型手术，因为那个明显的问题本身，就已经足以威胁他的生命。手术可能不是帮助，反而会加速危险。

那么，一个四肢瘫痪的婴儿呢？如果移除位于他头骨顶部的肿块，又会带来什么结果？

答案，其实非常有价值。

### **规划与慰藉之言。**

随着“母熊”的利爪终于收起，后颈竖起的毛发也渐渐平静下来，医院方面正式给出了继续推进手术的决定，同时也带来一句极具安慰的话：“部分切除这个脑部肿瘤，将能够大幅减轻这个孩子每天所承受的疼痛。”所有检查报告都支持这一结论，而主刀外科医生最终也认同这场手术的价值。保罗甚至无意间听见一位外科医生对另一位医生带着积极语气说道，这将会是团队一次很好的经验，因为他们平时大多处理成年人的病例，而这次他们十分期待能够成功帮助这个孩子。

这无疑是一层又一层的安慰，一次又一次的鼓励。UC Davis 的医疗团队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病例”，尽管关于“问题本身”的质疑早已被人提出过。那位主刀医生也十分高兴能够见到这个特别孩子的父母。

他带着温暖而自信的态度介绍自己是这场手术的主刀医生，然后提出了那个几乎已经成为这个孩子生命“开场白”的问题。

“很高兴见到你们，卢斯先生、卢斯太太。为了确认我没有念错，你们儿子的名字是……？” “米非波设。” 戴尔迅速回答。

“是的。” 医生点了点头，却没有尝试完整重复那个多音节的名字。随后，他稍稍向后靠了靠，带着一种好奇而思索的神情，看着这对收养了这个孩子的父母。他似乎正在试图理解某件过去从未认真想过的事。

“请问……Mephibo……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我从未听过、非常特别的名字。” 戴尔再次轻声说出那个名字，然后很自然地讲起了那段见证。

她讲述大卫王如何将约拿单那位身体残疾的儿子接纳进入自己的家中，赐给他如同亲生儿子一般的身份。紧接着，她没有停顿，继续讲到耶稣如何也为世人完成了同样的事。祂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能够与深爱我们的天父建立这种“被收养”的关系。

在那个秋天里，她温暖而讨人喜欢的笑容，再加上这位来自佛罗里达女孩天生带来的亲切个性，使这位医生完全沉浸在这份新的理解之中。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好医生，总愿意去理解、去探究，并接受一个新的真理。而这位医生，也真诚地感谢保罗和戴尔愿意与他分享这一切。他最后告诉这对夫妻，自己十分期待能够帮助这个每天都忍受剧烈疼痛的宝贵孩子，尽可能减轻他的痛苦。

带着重新燃起的盼望，保罗与戴尔离开了医院。他们的心，正期待着一个新的日子，也期待着属于米非波设的新篇章。

### **意外，还是发生了。**

那天晚上，全家人都已经回到了家中。保罗正坐在书桌前，为即将到来的主日聚会做最后准备。戴尔则忙着整理孩子们明天上学要用的笔记本，又检查了一遍每辆婴儿推车里的用品。夜色早已降临，每个孩子都带着祷告与祝福，被安稳地放进自己的小床里。这是美好的一天。人生并不是每天都能顺利得让喜乐胜过挣扎，但这一天，确实如此。临睡前，他们又最后检查了一次每个孩子的情况，然后才关上灯。对于这对早已疲惫不堪的夫妻来说，现在终于到了能够稍微休息的时候。

他们也跪在床边，为这一整天的恩典向神献上感谢，并为家中所有孩子祷告，包括那些已经长大离家的儿女。对他们而言，每一个儿子与女儿，都极其宝贵。“感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

几个小时之后，戴尔起身，像往常一样开始深夜巡视，确认孩子们的情况是否安稳，滴流喂食器是否仍按时运作。就在那时，她看见了任何一位母亲都无法承受的一幕。

米非波设，没有呼吸了。几乎是本能地，她立刻朝另一个房间喊道：“保罗！保罗！”两人瞬间进入长期训练出来的紧急应对状态。灯光全部亮起，小床里的东西被迅速清开，护栏放下，好让他们能够立即接触孩子。房间里的其他孩子因为骚动而微微惊醒。他们马上看出了最明显的情况：孩子的嘴唇已经发青，手指尖也失去了颜色。但即便如此，他们仍旧持续进行人工呼吸与心肺按压。

他们轮流与 911

通话，同时拼命继续抢救，用尽一切希望，想再次带回那口生命的气息。急救人员抵达时，看见的是一种他们既熟悉、又不愿再看见的场景。这是一间住宅，却比许多他们曾到过的小型诊所还更像医疗设施。走进屋内时，他们下意识环顾四周。这个家温暖、整洁，也配备了照顾重度医疗脆弱婴儿所需的一切设备。

然而，只需看孩子一眼，他们就已经知道接下来的方向。两位急救员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那种沉默写在眉间，也停留在眼里——一种他们太熟悉的、无法说出口的明白。尽管如此，他们仍保持专业而平静的表情，把设备推进房间，继续进行最后的急救程序。

他们邀请保罗一起坐上救护车前往医院。保罗表示自己会随后赶到。他们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于是，一辆救护车，与一辆绿色轿车，在夜色中驶向 Kaiser 医院。等到 EMT、米非波设与保罗抵达急诊室时，那个无法避免的答案，其实早已在那里等候。这个小小的生命，已经在夜里离开了。

人可以计划一切，也可以满怀盼望地相信事情终会顺利；但生命最终的答案，仍掌握在神更高的旨意之中。没有人会欢迎一场突如其来的死亡。这里没有喜乐，没有欢庆，而在这一刻，似乎也找不到任何安慰。

为什么昨天还充满盼望，今天却变成彻底的心碎？为什么如此美好的计划刚刚展开，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却演变成最难熬的一夜？甚至到了此刻，保罗与戴尔已经听不清别人对他们说了什么。第二天，只剩下一片模糊。有人说话，有人安慰，有人流泪，有人拥抱；他们看见嘴唇在动，却几乎听不见任何内容。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去慢慢整理。情绪需要沉淀，现实需要被接受，而家里那群孩子，也仍然需要父母能够给予安慰。漫长的一夜终于结束后，他们再次关上了灯。

就在那片安静里，保罗忽然轻轻哼起一首福音诗歌。唱到一半时，戴尔也低声跟着唱了起来。那是他们上个主日在教会里刚听过的一首诗歌。唱到副歌结束时，两人甚至轻轻笑了一下。随后，带着对星期一各种责任的理解与准备，他们终于在极度疲惫中慢慢睡去。